

海上看大桥

岁月无声

回忆里的“雷公凿”

陆月如

好友相约到江门杜阮镇采风，顺道品尝当地著名农作物——杜阮凉瓜。杜阮凉瓜又名杜阮苦瓜，它是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的传统特产，已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，瓜型肥大，瓜肉厚而粒粗，色绿如翡翠，身短尾尖，蒂部如柿饼，味微苦而甘，爽脆无渣，本地人称之为大顶瓜，由于果尖似凿子，以前也被人唤作“雷公凿”。

我的外婆最爱吃这个“雷公凿”了，还独创了一道美食——苦瓜扣肉。这道菜做法挺简单的，先用糖、盐、豆豉等调味料将五花肉腌制好，放入砂锅中焖40分钟，此时的五花肉色泽鲜艳，口感丰润。五花肉放凉后切片备用，接着将苦瓜从中间剖开，去掉瓢囊，切片后放在凉水里浸泡10分钟，然后将苦瓜片和熟的五花肉片分层放入“大锅碗”里，再放进蒸笼里大火蒸上一会儿。在热力的作用下，五花肉的厚味与苦瓜的苦味相拥，苦瓜的鲜爽分解了五花肉的油腻。最后，将蒸好的苦瓜扣肉倒扣在白色的瓷盘上，厚绿、鲜亮、丰盈、味足，让人垂涎三尺，浸润了肉香的苦瓜能让味蕾瞬间觉醒。

后来我才知道外婆喜欢这道菜是有人缘的。年轻时候的外婆曾是大户人家的帮佣，专门伺候户主的母亲，当时那位老妇人不知患了什么病，一到春季就会时而头晕、皮肤奇痒、胃口不佳，一直到了夏天症状才慢慢好转，周而复始多年，看了很多郎中都不见好转。外婆听说苦能入心，能泻火祛毒，吃些有苦味的食品有助于疾病治疗。于是她便去市集买些杜阮苦瓜回来，然而时令未到，市集上根本没有苦瓜卖。外婆只好又到朋友家取了些杜阮苦瓜干，用水泡上大半天，再用厨房里余下的猪皮，拌上自己腌制的豆豉酱，酿进苦瓜干里，再用柴火隔水煮熟，余下的苦瓜干与黄豆煮汤。一番功夫后，老妇人看着那一碗色泽鲜亮的猪皮酿苦瓜，吃了两大碗米饭，又喝了满满一碗苦瓜汤，心满意足后睡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傍晚起来后，皮肤痒感竟明显减轻，也不见头晕。随着杜阮苦瓜大量上市，外婆用新鲜的苦瓜来酿肉做下饭菜，又用牙签（以前一种研磨食品的器皿）将苦瓜磨汁加入蒲公英萃取的汁液为老妇人涂抹身体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外治疗，老妇人的病奇迹般地好了。

自此，外婆爱上了这个“雷公凿”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年迈的外婆还是心心念念当年的苦瓜扣肉。心知外婆喜好的母亲即便自己的生活捉襟见肘，却也常常在收到工钱后买块五花肉回娘家给外婆做一碗苦瓜扣肉。记得当时外婆总让我多吃点，可我却对这味苦菜敬而远之。

后来苦瓜的称谓与时俱进，取其药用价值命名为“凉瓜”，而长大后的我也爱上了它。每逢杜阮凉瓜上市，与友人相聚的饭局上，凉瓜菜品定然是少不了。凉瓜煎蛋、山坑鱼仔炒凉瓜、豆豉炒凉瓜……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当然还可以来一煲凉瓜黄豆猪骨汤，或是凉瓜淡菜花甲汤，清新鲜美，口中生甘。

每当我夹起一片凉瓜送进嘴里，才下舌尖，又上心间，让我有时分不清哪一片是滋味，哪一片是情怀。

注：数百年前，香港商人结成商船队到天津经商。他们的商船，船头油成红色，上面画有大眼鸡，被称作“大眼鸡船”。经过这片海域，波浪渐渐消失，海面重归于好。间或有白色的海鸟飞过天际，传来阵阵清脆的鸣叫。还有三五渔民，驾一叶小舟，在海面上撒网收网。天地一沙鸥，渔民静收渔获的样子，让人感觉不到丝毫孤寂。忽然听到一声叫喊，“海豚！”大家顺着叫喊的方向看去，海面上只有波浪，看不到其他。一行人目不转睛，盯住海面。忽然，“刷拉”一声，听到有巨大响动。一道粉红露出海面，倏地又不见了。

之前一直以为海豚是纯白色的，因为海豚潜行时，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一抹银白。海上往来久了，才知道，海豚幼体时为暗灰色，随年龄增长变浅，渐成灰色和粉红色相杂，成体纯白色，常由于充血而透出粉红色。天气晴朗，风平浪静，海豚也知道遇到了好日子。有经常出海的人说海豚喜欢跟着船跑，是因为船只搅动水体，会有鱼浮上来，它好跟着吃鱼。原来这小家伙生性如此顽皮！海客说，这里是南中国海最大的出海口，珠江水系带来大量冲积物，非常适合水生生物生长，生蚝、青蟹及其他各类海鲜，都味美无比。

又有人说，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，写的就是这里。还有鸦片战争、虎门销烟，也都是发生在这片海域。闻一多写的《七子之歌》，有三子（澳门、香港、九龙岛），便分布左右。还有近代乡人出洋，也是乘坐“大眼鸡船”（编

之分，想来这道波纹就是分界线了。

船只驶过，海面上留下深深波浪，像犁过一样。波浪泛白，两侧湛蓝。随着船身远去，波浪渐渐消失，海面重归于好。间或有白色的海鸟飞过天际，传来阵阵清脆的鸣叫。还有三五渔民，驾一叶小舟，在海面上撒网收网。天地一沙鸥，渔民静收渔获的样子，让人感觉不到丝毫孤寂。忽然听到一声叫喊，“海豚！”大家顺着叫喊的方向看去，海面上只有波浪，看不到其他。一行人目不转睛，盯住海面。忽然，“刷拉”一声，听到有巨大响动。一道粉红露出海面，倏地又不见了。

之前一直以为海豚是纯白色的，因为海豚潜行时，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一抹银白。海上往来久了，才知道，海豚幼体时为暗灰色，随年龄增长变浅，渐成灰色和粉红色相杂，成体纯白色，常由于充血而透出粉红色。天气晴朗，风平浪静，海豚也知道遇到了好日子。有经常出海的人说海豚喜欢跟着船跑，是因为船只搅动水体，会有鱼浮上来，它好跟着吃鱼。原来这小家伙生性如此顽皮！海客说，这里是南中国海最大的出海口，珠江水系带来大量冲积物，非常适合水生生物生长，生蚝、青蟹及其他各类海鲜，都味美无比。

又有人说，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，写的就是这里。还有鸦片战争、虎门销烟，也都是发生在这片海域。闻一多写的《七子之歌》，有三子（澳门、香港、九龙岛），便分布左右。还有近代乡人出洋，也是乘坐“大眼鸡船”（编

大洋门户，而门户正中是滚滚波涛，波涛之上是南来北往的巨型货轮，甲板上整齐码放着或高或矮的一层层集装箱货柜。我知道，这是到了港珠澳大桥人工岛。矗立眼前的是东人工岛，而乘船正往西人工岛方向靠近。珠江口运输繁忙，为了方便船只通行，港珠澳大桥一改以往提高桥面净空的做法，在主航道下海底深处用沉管法修建隧道，一东一西建筑了两座人工岛。我之前乘车来港，先是在桥面上看风景。不知不觉开到海中央，也是一眨眼的工夫，潮平两岸阔的怡人美景瞬间不见了，感觉钻入一个无比漫长的地道，用了不知多久才钻出来。再度看到海面，有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坐在船上和坐在车上，一个是“一览无余”，一个是“管中窥豹”，感觉大大不同。

不大一会儿的工夫，船便开到西人工岛附近。只见桥面陡然延伸，好像一条巨龙，抖抖筋骨，再度挺身出海。回看海面，向南的一侧，海天一色。向北的一侧，近船处清波荡漾，更靠里的地方，水体呈浑黄颜色。最近多雨，珠江多带泥沙，所以水体泛黄。没想到船行之处，正是咸淡水交汇处。两水相接的地方，有一条淡淡的曲线。伶仃洋向来有内外

时代烙印

刘利元

海水轻轻荡漾，海面上有层层波浪，还有大大小小游弋的船只。鳞次栉比的高楼渐行渐远，一座座青翠小岛渐次映入眼帘，近岸的青山轮廓益发清晰，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升空，一行人知道，我们已经驶离港岛，向伶仃洋面进发了。

船体两侧没有遮挡，透过玻璃窗，可以饱览海上风光。过香港国际机场不久，看到一座逶迤的大桥正沿着山脚向海延伸。桥墩一根挨着一根，桥面在海面上蜿蜒曲行，桥墩与桥墩之间是大大小小的孔洞，成了天然的取景框。之前坐车经过港珠澳大桥，这次从港岛返回，特意乘船过海，为的就是能够观瞻大桥的全貌。船速加快了，掀起不小的波浪，海水飞溅到船体，打湿了玻璃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大桥不见了。只见两座巨大的白色建筑物雄踞于海上，静静守卫着

小说

彩礼

谭定立

她和他相识在一个有彩虹的雨天，他闯进她上班的地方避雨和借伞，次日又请她吃饭。他是一所985高校法学院的选调生，刚从县司法局遴选到市纪委。她对他的职业充满好奇，更崇拜他的博学多才，他们恋爱了。

一切都很好。但他家太穷、太偏远了。她跟着他乘了半小时高铁到县城，再坐一小时大巴，还要坐船渡一条河到镇里，最后走半小时山路才到村里。他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，但网上那些说不要嫁凤凰男的文章，让她犹豫了。闺蜜们也说他太寒酸了，从没见过她们吃饭，没房又没车。但他说会在她父母家附近买房子。

双方父母见面时，她父亲提出房子要写女儿名字，还要20万元彩礼。他父母听了脸色发白。大家不欢而散。

他发微信来说房子肯定会买，彩礼能不能降到2万元，婚后会照顾她父母。闺蜜们说彩礼就是一个态度，要是不给，说明他不爱她。她说给他一周考虑。

一周后他竟然没回复。她骂了几句就把他拉黑了。几天后，她母亲说人好就行，彩礼可以不要，还打了电话给他母亲，没想到他父亲抢过电话说我们农村人配不上你女儿。她母亲放下电话后一天没吃饭。

后来她换了两份工作，就在家备考公务员，第三年考上了。

入职培训时，她得知要先到乡镇的市场监管所服务5年，而且恰好分到了他家所在的那个镇。想到崎岖不平的山路，还有那条水深流急的黑水河，她哭了。她想起当年他背诵的普希金诗句：“在穷乡僻壤，在流放的阴暗生活中，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逝，没有倾心的人，没有诗灵感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生命，也没有爱情。”她已经28岁，难道要在彼岸的镇上变成大龄剩女才能回县城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父母身边？还是在当地成家？经历三年千辛万苦的努力就这样放弃？

培训结束那天天下着雨，领导通知大家穿上刚发的制服到县局大厅，欢迎过来调研的市纪委书记和县领导。她突然看到了他。人群中，他的一头浓密黑发，还有平静而坚毅的表情，是那样显眼，又那样熟悉。

他紧紧跟在领导们后面，没有发现欢迎队列里的她。泪水逐渐模糊了她的双眼。泪光中，大厅里的灯光也变得五颜六色，就如同缤纷灿烂的彩虹。



《夏夜星空》 永乐摄

岁月如墨

葵扇记

杨雨

吃完晚饭，夜幕拉开的时候，我的祖婆就带着她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围着一盏煤油灯一起做葵扇。直到完成当天设定的硬任务，她的子女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在五个子女不同的讲述里，我注意到，这是他们共同提及的一个场景。只是在小女儿的印象里，电灯的印象比煤油灯更为强烈，这当然可以理解，光源的转换亦是时代变迁的印记。

他们就那样将天赐的资源当作贴补家用的物件。在跳动的火苗下，一夜一夜将硕大的葵叶剪、织、缝，做成牛心扇、鸡心扇，每50柄葵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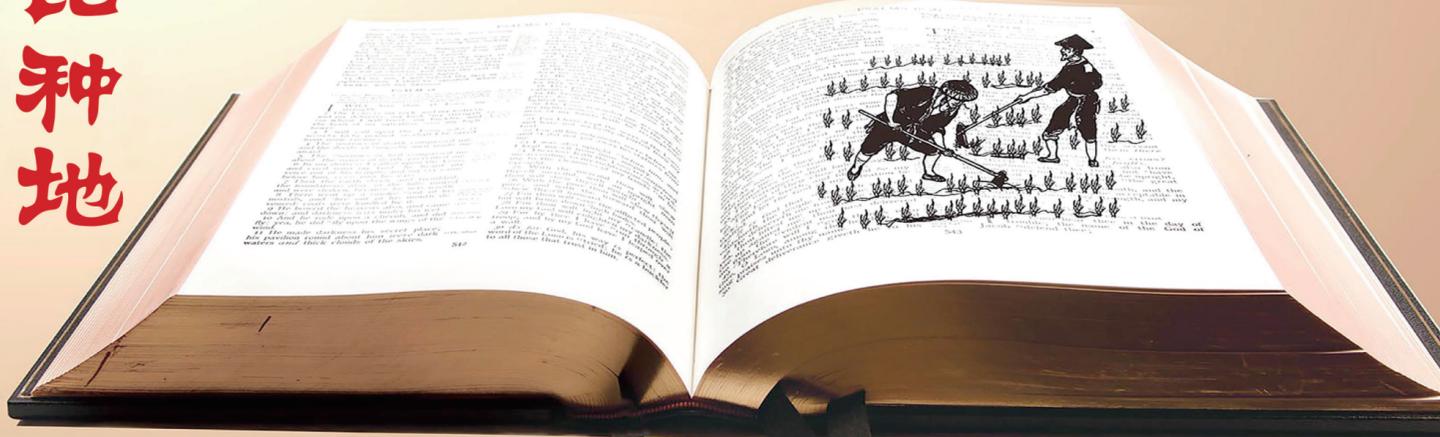
捆扎成一捆。凌晨2点，大女儿和二女儿遵照祖婆的吩咐，背着葵扇走七八里路去葵扇厂换钱，在凌晨四五点钟赶回。天色一亮，一家人再将硕大的葵叶砍伐回来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会农村，这样的场景或许是很多家庭的集体记忆。没有足够电力提供照明的岁月，那一盏盏煤油灯给人留下的印象何其深刻。

如今，五个子女从事不同的职业，但做工勤奋和吃苦耐劳是共同的特点，这或许与祖婆在煤油灯下的言传身教有关。这让我想起那句朴素的家训：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读书好比种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
广东省文明办

匡立想 | 设计